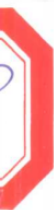


永嘉医派研究

□ 刘时觉 编著 □

中医古籍出版社



永嘉医派研究

刘时觉 编著

中医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郝恩恩

封面设计 曹东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嘉医派研究/刘时觉编著. -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0. 2

ISBN 7-80013-893-3

I. 永… II. 刘… III. 中医流派-研究-浙江-永嘉县
IV. R-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5827 号

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直门内北新仓 18 号 100700)

新华书店总店发行

衡水冀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37 印张 260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500 册

ISBN 7-80013-893-3/R·889

定价: 16.00 元

记永嘉佚书（代序）

孙衣言

宋时吾乡前辈皆能读书，喜著述，年久率多亡佚，其幸而存者，仅有秘府著录，人间绝少传本，乡人士往往不得见之。顷于沪上购得日本《经籍访古记》八册，其国人涩江全善道纯、森立之立夫二人所辑也。六合徐君承祖奉使在彼得之，即用其国活字版排印以来，予偶翻阅，集部所收仅有王忠文公《百家苏诗注》一种，而医部所列则有王执中叔权《针灸资生经》七卷，施发政卿《察病指南论》三卷，《续易简方论》六卷，卢祖常砥镜老人《续易简方后集》五卷，王唯养中《易简方脉论》一卷。而卢书为宋槧本，余皆旧抄影宋本也。余家插架仅有叔权书一种，而施、卢、王三家所著不但《郡志·经籍》失载，即其姓名、字号亦不可复识矣，岂非可惜也哉？幸当海内同文，使节所通，极于天地之际，乃得于殊方记载，考见三人大略，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而前人著述之传实有数存乎？其间固有湮郁至数百年而忽显于一日者。古人以为，托于文字可以无穷，岂虚语哉？此四家书彼中皆有传本，而徐君为予友彝舟太守哲嗣，今将诣在彼，或尚可物色致之，以补家藏之缺也。

时光绪十一年七夕后二日邵屿寓庐

林 序

余闽人也，生于榕垣，长于延津。弱冠负笈于浙江大学，至今五十年矣。虽业于医，而性耽于学，复游于艺。熟知两浙地灵人杰，文化之积淀绝富，遂决意老于此邦，视为第二故乡矣。执教于浙江中医学院，学生中有刘时觉者，勤学善悟，每执经问道于余。其时即许彼必有以自树也。今夏，以《中医学教程》一册远寄，颇多创见。经秋至冬，因同与浙江中医盛会而欢聚于湖上，袖《永嘉医派研究》稿来，求余一序。

中国学术思想中，有“永嘉学派”者，千百年来颇受学界推重。永嘉，今仍设县制，然自古来称“永嘉”者，由晋时有永嘉郡，大体如今日之温州地区也。“永嘉学派”以叶适（世称水心先生）为代表；他如薛季宣（艮斋）、陈傅良（止斋）等，皆延誉于当时。清初学者全祖望称：“乾、淳诸老既歿，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两派。而水心断断其间，遂称鼎足。”（见《水心学案》）可见，叶适足与大儒朱熹、陆九渊分庭抗礼。永嘉学派之中心思想有三：其一，反对空谈而重视实际事功，称“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尔”；其二，于道、物间之关系颇多创见，称“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其三，蔑视理学家所谓“道统”，重视“宽民”。从今日文史哲观之，益见永嘉学派之高超。

中医之内亦有“永嘉学派”，即此书所谓“永嘉医派”是也。“永嘉医派”以陈言无择为核心，以其弟子王硕、孙志宁、施发、卢祖常、王玮等为骨干。其学术著作，则以陈言所著《三因方》（即《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及王硕所著《易简方》为主，其学术论争，则见于孙志宁《增修易简方论》、施发《续易简方论》、卢祖常《易简方纠谬》、王玮《续易简方脉论》。

“永嘉医派”之提出，萌于清代瑞安经学家孙衣言、诒让父子。彼称“当时施、王、卢三家之作，似皆以乡里术业相同，相与祖述赓续推广之”，其意则俨然已成地方特色也。然，《三因方》虽存，而《易简方》系列则大多早佚。即有，亦属海外孤本（多在日本）。其文亦散见于朝鲜人所编之《医方类聚》。因此之故，学者视为畏途，无敢问津者。

时觉弟以少壮之勇，锲而不舍者数年之久，历尽搜集、整理、校勘、注释诸艰辛，始得成书，诚“永嘉医派”之大功臣也。披览至再，折击不已。其学术思想，可总括为两层：其一，以因辨病，按因施治，使法明晰，学者有章可循。其二，不论方、药，均求简易。王硕有《易简方》之著，诸子复从之攻错增补，以求尽善。由此可见，“永嘉学派”之思想，实渗入“永嘉医派”。书中并论及该派对丹溪学说之影响，且与河间、易水学说作一比较。

忆昔 1989 年，余在美国汉方医学研究所讲学，曾主持六大课题。其中以《简易效方》（Concise, Easy and Effective Formulas）最获彼邦医者称赞。际此国运日昌，中医实已走向世界，亟有简易之必要。故返国后，经多年努力，复梓《简易效方》行世。今撰此序，忽思及此，颇兴《兰亭集序》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之慨也。

己卯冬日草于世纪之交依堂

杨 序

时觉兄之力作《永嘉医派研究》终于付梓，当拍案高歌，举杯庆贺。

温州古称永嘉，历史悠久，地灵人杰。1979年，我尝主“浙南医学史”编写组事，我们曾惊喜地发现温州灿烂的医学文化，纷呈异彩，可谓名医迭出，佳作屡见。有许多医事堪称全国以至世界第一，如：宋代施发在《察病指南》（1241年）创制的脉图33种，是世界上最早描绘的脉搏形象图；元代王与的《无冤录》（1308年）是我国最早流传国外的法医名著；1885年，陈虬创办的“利济医学堂”可视为近代中医教育事业的嚆矢；李芑于1898年运用近代植物学知识编写《东瓯本草》，此举实开我国科学整理本草之先河。

追本溯源，宋后温州医学的成就，直接或间接受到宋代“永嘉医派”的影响。“永嘉医派”的代表作《三因方》、《易简方》等，在中国医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如《易简方》就曾盛行国内外，日本宽延年间的望三英推崇其“法易而方简，对证施药，运用之妙，犹于指掌”；宋代怀安人杨士瀛赞其“前后活人不知其几”，为“后学指南”；庐陵人刘辰翁更誉：“自《易简方》行而四大方废，下至《三因》、《百一》，诸藏方废，至《局方》亦废……故《易简方》者，近世名医之藪；四书者，吾儒之《易简方》也”。当时及以后有宋代孙志宁的《增修易简方论》、施发的《续易简方论》、卢祖常的《易简方纠谬》、王玮的《续易简方脉论》和元朝豫章徐若虚的《易简归一》等，针对本书进行继承发挥或批评争鸣，这又是祖国医学史上一件不可多见的盛事。

自明《本草纲目》引述《易简方》之后，在国内，《易简方》系列著作多已散佚。直至1898年才由瑞安孙仲容据日本宽延本

《易简方》重刊于世，至于其它系列书，孙衣言、孙仲容父子却期求不得，仲容感叹地说：“俟更访求，赅续刊之，亦先君子之志也。”

物换星移，弹指百年。现时觉兄正年壮学富，励志于斯。诊余课后，广征博采，从海内域外搜集到《易简方》系列书的多种流散版本、抄本，呕心沥血，考订整理；点校成册，辑录积篇；“保持原貌，维护特点，加以提高”，几臻完璧！令沧海遗珠，重归东瓯。为了发扬光大，时觉兄又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全面地研究“永嘉医派”，对其进行客观的考证，分析时代背景，阐述学术思想和特点，评价其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论述如行云流水，读之令人手不释卷。这些探索无异是开启“永嘉医派”学术宝库的导读。

《永嘉医派研究》既详备精深论说，又附录珍贵文献，珠联璧合，互相辉映。孙氏父子百年遗志，我个人 20 年的夙愿，现均由时觉兄实现和发扬，因乐为之序。

杨力人识于温州市药品检验所 1999 年夏月

郑 序

年初甫从东瀛归来，于案头堆积 10 个月的邮件中，得刘时觉先生去年 7 月来函。函中告知其大作《永嘉医派研究》已经付梓，并求我一序。自忖学识还不到为人作序的水平，窃喜正好因误了时日而告免。不期前日该书责任编辑郝恩恩女史送来即将印刷的《永嘉医派研究》定稿清样，仍请我为之作序。一则盛情难却，二则早就想了解时觉先生的研究进展，故持书归家。是夜展卷，拜读之下，不禁耳目一新，心头一热。此书不过 20 余万字，在当今书越出部头越大的书林中，乃属小书。然书中内容之精详，且透出学风之严谨缜密，令人肃然起敬。

时觉先生与我之交往，始于他研究永嘉医派的医书。我一向不认为地方学者研究乡贤方物，仅仅是出于狭隘的乡情。其实从学术研究来说，此不失为一种良策。记得 1981 年研究生毕业时，决定回归四川峨眉的邬家林赠言：“你留在中央就唱好满台大戏，我回地方就唱地方折子戏。不管什么戏，富有特色就是好戏”。后来他果然借地利之便，在研究峨眉药用植物方面卓有成效。时觉先生研究其家乡的医学发展，能与当地历史上文化思想发展的方方面面相联系，触类旁通，纵横捭阖，果然力度不同一般。在多种地方医学发展史著作中，此系不可多得的佳作。

当然，对于地方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来说，最困难的莫过于聚集流散在外地甚至国外的史料。从时觉先生介绍其收集资料的全过程，可知其百般艰辛，也可知其治学的严谨与执着。1997 年以来，恩师马继兴教授、挚友真柳诚教授（日）、王铁策教授和我一直在从事日本现存中国散佚古医籍的回归与研究课题。从日本回归的医书中，恰好有时觉先生所需的王玮《续易简方脉论》一书，遂复印寄赠。学术界人士资料互通有无，本是常事。然时

觉先生却拳拳于心，在书中注明来源，又表感谢，反令我觉得尽力不够，有愧于心。这种一丝不苟注明各种资料来源的做法，看似小事，却反映文风。文风正，来自人品正。时下少数文抄公、攒书匠，见时觉先生之书，不知有何感想！

我对时觉先生研究课题倍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惊喜千里之外，竟然也有热衷《易简方》系列书的研究者。自1978年追随马继兴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我选择《宋代本草史》为主攻，为此广泛阅读了宋代有关的医药书。以永嘉学者为主体的“易简”医派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医史界只要一谈到12~13世纪的医学发展，莫不津津乐道金元医学争鸣，却忘了吴头楚尾以南的半壁江山，其医学发展也很有特点。陈言（无择）的“三因”病因说，已是众所周知，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浮沉迟数”四脉为纲说对江西崔嘉彦西原脉派的形成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也很少有人知道他提倡以“名、体、性、用”四字“读脉经、看病源、推方证、节本草”的主张。当人们称赞李时珍《本草纲目》述药分为八项时，罕有人知“分项述药”正是陈言所倡，并在《纂类本草》中直接运用此法。而陈言的入室弟子王硕《易简方》问世，竟然到了“自《易简方》行，而四大方废。下至《三因》、《百一》诸方亦废，至《局方》亦废”的程度。可以想见，以陈言为始作俑者的永嘉“易简”医派对整个南宋医学的影响。为此，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科学出版社，1998）“宋金元时期”一章中（此章由我执笔），专设了“南宋医学‘易简’之风面面观”一节，其中主要内容即陈言创始的“易简”医派。当然，与刘时觉先生《永嘉医派研究》一书丰富的材料和考证相比，我以往的研究就显得非常肤浅，相形见绌。但也正是因为对此有过肤浅的研究，才更体察《永嘉医派研究》一书的学术价值。可以说，时觉先生对永嘉医派研究的深入，将有可能带动医史界对整个南宋医学的研究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永嘉医派”的提出，是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创新提法。刘时觉先生开了这个头，愚意以为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应该跟进。“永嘉医派”虽发端于永嘉，但并未局限在小区域，它对整个南宋、乃至元明医学造成的影响应该有个恰当的评价。这就是我读过《永嘉医派研究》的感想。该书能引起我的钦佩和共鸣，故不揣简陋，而乐为之序。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郑金生

2000年2月18日于北京

目 录

上 编



第一章 永嘉医派的始发掘者	(1)
第二章 考证	(6)
第一节 陈无择的里籍和他的《三因方》	(6)
第二节 王硕《易简方》和无名氏《校正注方真本易简方论》	(10)
第三节 孙志宁《增修易简方论》	(13)
第四节 施发《续易简方论》和卢祖常《易简方纠谬》	(15)
第五节 王玮《续易简方脉论》	(17)
第六节 徐若虚《王氏易简方》	(20)
第三章 学术思想述略	(23)
第一节 陈无择是永嘉医派的创始人	(23)
第二节 王硕是永嘉医派的中心人物	(28)
第三节 孙志宁增修《易简》 加撰《简要》	(31)
第四节 施发续作 规过补缺	(35)
第五节 卢祖常纠谬 极力攻讦	(39)
第六节 王玮《续易简方脉论》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43)
第四章 永嘉医派产生的时代背景	(47)
第一节 经济环境	(47)
第二节 文化环境	(49)
第三节 学术背景	(51)
第五章 永嘉医派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	(53)

第一节	古人评论	(53)
第二节	与《和剂局方》的相互影响	(54)
第三节	对丹溪学说的影响	(57)
第四节	与河间、易水学派的比较研究	(61)

下 编

易简方	(73)
增修易简方论	(137)
伤寒简要	(151)
续易简方论	(156)
易简方纠谬	(236)
附录	
《续易简方脉论》介绍	(303)
《王氏易简方》介绍	(324)
后记	(331)

上 编

第一章 永嘉医派的始发掘者

温州，东晋时为永嘉郡，宋代下辖永嘉、乐清、瑞安、平阳四县，州治即在永嘉县治，所以习称温州为永嘉。以叶适为代表的主张事功学说的一批温州学者，史称“永嘉学派”，循例我们称同时活跃于温州的一批医学家为“永嘉医派”。

南宋淳熙至淳祐，大约公元 1174 ~ 1244 年间，正相当于北方刘完素、张子和、张元素、李东垣学术活动进入高潮，河间、易水两大学派形成之时，南方的浙江温州地区也形成了以陈无择为龙头，以陈氏弟子王硕、孙志宁、施发、卢祖常、王埤为骨干，以《三因方》为理论基石，以《易简方》为学术中心的“永嘉医派”。这一医学学派，围绕编著、增修、校正、评述、批评《易简方》，开展热烈的学术研究和论争。虽因国家分裂，南北隔绝，学术上缺乏交流和联系，但“永嘉医派”的学术成就也足以与河间、易水鼎足而三，共同开创了宋金元时期医学学派争鸣、学术繁荣的局面，而在中国医学史占有一席之地。

“永嘉医派”与以叶适为代表的主张唯物，提倡功利，反对朱熹道学的“永嘉学派”；与以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等反对江西诗派，标榜野逸清瘦诗风的“永嘉四灵”诗派及中国最早的戏剧——南戏，鼎足而三，共同开创了温州文化学术空前繁荣的新局面，形成了温州历史上的文化高潮，从而在温州地方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活跃的学术派别和文化成果，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及医学史上都有光辉的篇章，有其一席之地。

“永嘉医派”的代表人物和著作还包括：王硕的《易简方》、

孙志宁的《增修易简方论》和《伤寒简要》、施发的《续易简方论》和《察病指南》、卢祖常的《易简方纠谬》、王玮的《续易简方脉论》等。

宋时永嘉医派曾一度活跃，《易简方》及续作诸书也曾广受欢迎，风靡一时，流传域内。首先著录《易简方》的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称“其书盛行于世”，“今之为医者，所习多《易简》”。元时还曾流行豫章徐若虚之《易简归一》，即是意在“取四易简而五之”，但又明确指出，此书“非可通于久远，而语于能医者流也”^[1]。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也有著录。明初编纂《永乐大典》时收录了很多《易简方》《续易简方》的资料，后来编集《文渊阁书目》时也还曾著录。此后丹溪之学大行于世，易简之学便很快趋于衰微，终至湮没无闻，以致其书亡佚，难得寻觅。而孙、施、卢、王诸书，诸多目录学著作均不见载，温州的地方志因之，也只载有《易简》一书。可见到明代后期，《易简方》系列著作均已失佚，国内没有流传。这一学派就此湮没无闻数百年，一直不为世人所知。使之得以重见天日的始发掘者，是温籍经学家孙衣言、孙诒让父子。

光绪十一年（1885），孙衣言在上海购得日本《经籍访古志》，从中得知有上述诸书，但还不知是温州先辈的遗著，后读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其中有“《易简方》一卷，永嘉王硕德肤撰”之语，才知道这些书都是“吾乡宋时名医”的遗著。他深为诸家著作“不但《郡志·经籍》失载，即其姓名、字号亦不可复识”而感慨，又为“乃得于殊方记载，考见三人大略”而庆幸，他说，“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而前人著述之传实有数存乎？其间固有湮郁至数百年而忽显于一日者。古人以为，托于文字可以无穷，岂虚语哉？”由此，孙衣言著文《记永嘉佚书》^[2]以记其事，说：“宋时吾乡前辈皆能读书，喜著述，年久率多亡佚，其幸而存者，仅有秘府著录，人间绝少传本，乡人士往

往不得见之。”一向致力于乡土学术的孙氏父子立志搜罗诸书，以供研究，“此四家书彼（指日本）中皆有传本……或尚可物色致之，以补家藏之缺也”。《记永嘉佚书》是最早重提《易简方》系列著作的文献，本书弁之于卷首以为序，以纪念先辈重新发掘永嘉医派的丰功。

又二年，光绪十三年（1887）冬，孙诒让在上海购得日本望月三英重刊的《易简方》，高兴之至，归呈其父。孙衣言得书，惊喜累日，亲自写了跋文《书王德肤〈易简方论〉后》^[3]，拟重校刊刻，又一再言，“彼三家者，犹当一一致之，以备德肤一家之学云”。孙衣言还敏锐地指出：“当时施、王、卢三家之作，似皆以乡里术业相同，相与祖述赓续而推广之”，诸人俨然形成一个学派。这是最早指明南宋众医家的学术活动具有学派性质的。正当此时，孙衣言不幸病逝。孙诒让为“仰成先志”，完成其父遗愿，即着手校正，至光绪戊戌（1898年）完成，由东瓯戴氏泳古斋刊行。孙诒让并书写了《易简方叙》^[4]记叙其事，又一次申明：“倭中所传，皆吾乡宋元医家佚书，俟更访求，赓续刊之，亦先君子之志也”。二文均附于戊戌本《易简方》之后。由此，失佚已久的《易简方》又在国内重新流传，而湮没无闻的永嘉医派及其系列著作又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

对于《易简方》其书，孙氏父子作了大量的考证、整理、校勘等工作。孙衣言据《易简方序》的署名“承节郎新差监临安府富阳县酒税务王硕”，考证作者的身分，“硕以武臣初官充监当差遣”，并非科第出身。其书著作年代无明确记述，孙衣言根据王硕自序有“大丞相葛公归休里第，命以常所验治方抄其大概，以备缓急”之言，“考《宋史》葛邲以绍熙三年为右丞相，次年即罢政，则知是书成于光宁之间”，初步确定了成书时间在南宋光宗、宁宗朝，即公元1190~1220年间。孙诒让则考证了其书的目录学记载和流传情况：“宋永嘉王德肤《易简方》一卷，见陈

氏《直斋书录》，马氏《经籍考》，明以后自《文渊阁书目》外，绝无著录。盖中土久无传本矣”。还对日本版《易简方》作了初步考证，“此本为倭宽延中刊本，当中土嘉庆间，其咬咀药料性治及饮子药治法后，模刻旧本木记有‘是春堂注方善本’及‘四明杨伯启刻于纯德书堂’等字……盖正文为德肤元本而注则重刻者所增益，故书有‘校正注方真本’之题，大抵皆书肆所为。所谓杨伯启者，亦陈芸居、余仁仲之流者欤？”指出重刻校注者是“是德堂”的书商。并对全书进行校正，重予刊刻：“倭本增注亦大书与正文同，今改为小字，以便省览，亦以其非德肤旧本，不宜混淆也。”孙诒让还对书的价值做出判定：“册中所载方皆寻常习用丸剂，今医家犹传用之，无异闻新义，以其简明易检，故宋时盛行于世，屡经刊校，流播海外，更历元明，佚而复显，足以补《四库》储藏之缺，亦藏书家所宜珍秘也。”孙氏父子这一番工作，不仅使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易简方》，也使我们得以全面了解《易简方》。这对于中国医学史，对于温州地方文化史，都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善举。

尽管孙氏父子多方搜求，其余诸书仍无着落。从光绪戊戌（1898年）重刊《易简方》后，也整整一百年过去了，而沉寂数百年的“永嘉医派”仍不为世人识。这不能不算是一大憾事。但是，孙氏父子已为我们描绘了“永嘉医派”的大略情况：医家组成、著作概貌、学术思想，以及进一步探索的大体方向，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项义不容辞的艰巨任务——继承先辈遗愿，让“永嘉医派”及《易简方》系列著作重现人间。近年来，在课后诊余，笔者向全国各大图书馆、研究院，以至台北、日本，向专家学者、朋辈学友广为求援请教，从故纸堆里，从医方书中，陆续辑得、抄得、购得诸书。现在《易简方》系列著作的版本及流传情况已考证明白，也收集到多种流散的版本，经过整理、校辑，今日终得重新面世，而佚失的版本也有了一个初步的辑佚